

许凤叔

著

大江枭雄

——徐老虎外传



河南文艺出版社

河南文艺出版社

大江泉雄

徐老虎外传

许凤仪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江枭雄:徐老虎外传/许凤仪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3.4

ISBN 7-80623-380-6

I.大… II.许… III.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7092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32
本社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印张	9.125
邮政编码	450002	字数	210000
承印单位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印数	1—3500
经销单位	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纸张规格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印次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23-380-6/I·303	定价	15.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内 容 简 介

徐宝山从小练就了一身功夫，杀死作恶多端的清兵之后，不得不流落江湖，很快发展为一个拥有十万人马、七百余船只的大盐枭，沿江八百里是他贩运私盐的天下。他关心政治风云变幻，竖起两江两湖大元帅的帅旗，要进京清君侧，保光绪。清朝廷施计将其招安，大盐枭成了朝廷命官。徐宝山因剿杀同党、追捕革命党人有功，遂升任掌管一方治安的统领。辛亥革命他见风使舵，倾向革命，一举光复扬州、泰州等诸多城市，并参加江浙联军攻打南京，立下战功。孙中山、黄兴亲授其上将任命状，任命为扬州第二军军长。袁世凯篡夺革命政权后，他立即效忠袁世凯，并将亲子送袁世凯当人质。袁世凯召他进京，面授机宜，封官进爵，徐宝山更加死心塌地追随袁世凯。他接受袁世凯的贿银，率先通电全国，取消军政府，引起全国公愤。孙中山二次北伐，徐宝山与张勋南北勾结，霸占江淮，妄图阻止革命军北上。孙中山遂下令务必除之。徐宝山死后，袁世凯、黎元洪极为震惊和悲伤，他们分别通电全国，严惩凶手。袁世凯还亲自撰写祭文，派特使赴扬州公祭，并为其立碑，镌刻祭文，大吹徐宝山的功绩。

徐宝山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是清末民初的风云人物。该作品故事曲折生动，人物刻画细腻感人，语言优美流畅，地方风情描写引人入胜，堪称为一部佳作。

目 录

第一章	擒蟒汉夜盗库银	县太爷移花接木	1
第二章	杀旗兵智离镇江	闯江湖落脚扬州	22
第三章	夺地盘大战群雄	当帮首开山立堂	36
第四章	警匪巧演双簧戏	白寡妇逢凶化吉	50
第五章	李小脚魂落九江	徐宝山举旗造反	70
第六章	怪和尚泄露天机	赵管带误报军情	97
第七章	朝廷传旨消萌乱	张睿献计受招安	114
第八章	诚心留住武秀才	强行赎得烟花女	133
第九章	崔队官东乡作案	白寡妇公堂索头	159
第十章	会长意外发横财	知府湖中抛官印	182
第十一章	孙天生光复扬州	仇万成夜搬救兵	204
第十二章	林司令惊逃镇江	徐宝山独霸江淮	227
第十三章	袁世凯谋登皇位	孙中山一举除害	253
后 记			287

第一章

擒蟒汉夜盗库银 县太爷移花接木

镇江南门有个石婆婆巷，巷子不大，宽不过七八尺，长不过半里路。清朝年间却是个繁华之地，茶馆、酒楼、当铺、妓院，一家靠一家，天天纸醉金迷，夜夜灯红酒绿，生意倒也不错。在巷子的中段，有一家竹行。既做贩竹生意，又制竹器出售，坐本不大，生意清淡。在这个花花世界里，这竹行显得相形见绌，有点败落景象。店主姓徐，篾匠手艺远近闻名，可惜命运多舛，中年去世，留下两个儿子。长子叫宝山。宝山属虎，人称小虎。次子叫宝珍。宝珍属龙，人称小龙。兄弟两个一龙一虎，在这个车水马龙的镇江城里东游西荡，无心重操父业，却成了闯荡江湖的风云人物。

徐家祖祖辈辈是睁眼瞎子。不识字，受人欺。娘老子说：“穷得脱裤子当当，也要让孩子念书。”他们倒不是要儿子锦衣加身光耀祖，而是为了撑个门面。徐宝山十二岁的时候，才被送到一家私塾里读书。他根本无心念书，追求功名，一心放在练功上，成天和几个不三不四的少豪混在一起，舞棒弄棍，耍拳练脚，成了一帮小混子。一天，他早饭一吃背着书包去上学，出大门不远，便是岳王庙，庙门口跪着一对石头人，一男一女，男的叫秦桧，女的是他的老婆。因为秦桧害死了岳飞，天怒人怨，就罚

他们夫妻二人永生永世跪在岳王庙门口赎罪，以诫后人。徐宝山将书包朝秦桧老婆脖子上一套，说：“喂，你跪在这里没事儿，就替我看书包！如果书包丢了，我就砸你的狗头！”说着，便进了庙门，跟几个和尚学起武功来。

这个徐宝山念起书来头疼，练起功来透神。一年三百六十天，从不间断。可谓是天天有长进，日日有提高，三二百斤重的磨盘，他托在手上，举过头顶，一口气走上几百步，脸不红，心不跳。在哥儿们当中，算是出类拔萃的了。

一天，十来个把兄弟排座次，有人说：“谁先进山门为大！”有人说：“谁年岁最大为长！”但多数人提出谁的功夫最好为王。于是，大家商定，到金山举鼎，比个高下。金山有个铜鼎，少说也有三四百斤，谁先举起来谁就坐头把交椅。一行人摩拳擦掌到了金山，一个个轮流上去举鼎，没有一个人举过头顶，最后轮到徐宝山了。徐宝山虎背熊腰块头大，只见他挺胸凸肚跨着八字步，一摇一摆走到铜鼎跟前，叉开双腿，两手抓住鼎耳，屏住气嗨地大吼一声，大鼎高高举过头顶。他举着大鼎在院子里转了一圈，轻轻放下，双手一拱，笑道：“兄弟献丑了！”

当时，有人不服气，提出：“光比力气不行，还要比射箭。谁的箭射得好，谁就坐头把交椅。”

正说着，一只麻雀叽叽喳喳从人们头顶上飞过。徐宝山拉起弓来，呼地一下将箭射了出去。箭出鸟落，一个个服输了。立即点香燃烛，十几个人倒地便拜，连称徐宝山为“大哥”！徐宝山他们排座次正在兴头上，突然一个小兄弟气喘喘冲进门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蟒……蟒……大蟒出洞了！”

听到大蟒两个字，徐宝山连忙问道：“大蟒在哪儿？”

“前面山脚下！”小兄弟又补充一句，“我亲眼看见的，身子比我的大腿还要粗！”

“走，将它捉来，烧顿蛇肉吃吃，庆贺庆贺我们拜了把兄弟！”徐宝山手一挥，将脱下的那件簇新的上衣朝肩头上一担，带着一帮练武的小兄弟直奔山脚而去。

却说这条大蟒，身子像小桶，白花花的。有人说这是金山寺的白蛇精。它和许仙结为夫妻，有个叫法海的和尚，自己不能娶老婆，却要拆散人家的姻缘，硬是将白蛇赶到这荒山上来了。人都说这蛇修道成精了，惹不得。于是，它就长期占了这座山头，作威作福，吃过人家的羊羔和小猪，还吃过两个小孩，闹得方圆几十里，人人谈蟒色变，不敢独自进山。县府也曾贴过黄榜，悬赏擒杀大蟒。谁除了这一大害，赏银五十两。可是榜张贴过几年，谁也不敢和蟒斗。徐宝山曾想除此一害，立个奇功，无奈碰不着这条大蟒，今天说是蟒蛇出洞了，正是擒蟒的机会。他连跑带奔来到大山脚下，发现好多人正在围观刚出洞的大蟒。蛰伏了一个冬天，如今是阳春三月，大地回春，大蟒也出洞了。只见它盘成晒匾大的一团，碗口大小的蟒头搁在中间，悠然自得地晒着太阳。忽然间人声嘈杂，大蟒受惊，缓缓抬起头来，只见两只蟒眼如同电珠，长舌闪闪，狰狞可怖。虽然站在高冈上围观的人不少，可谁也不敢上去碰它一下。就在这时，徐宝山呼啦啦拨开人群，一眼望去，唷，果真是条大蟒！

徐宝山两只眼睛盯住这条大蟒足足盯了半个时辰。他又把附近的地形看看，四周是悬崖峭壁；树不长一棵，草不长一根，无路上下；大蟒在这悬崖峭壁之间的空地上，四面没有遮拦。他忽地眼睛一亮，大喊一声：“我去把它擒来！”

徐宝山呼呼爬到一块凸起的大石头上。他攀住石缝朝下一望，大蟒正好盘在山崖下面的平地上一动不动，离他约莫三丈多远。平地的东面是七棱八角的山石，北面是大蟒出没的山洞。徐宝山不小心碰落一块碎石，落到大蟒身旁，一下子惊动了大

蟒。只见它昂起头来，警惕地朝上面看看，那根蛇舌闪电般地伸出来缩进去。徐宝山看见大蟒身子微微蠕动几下，头也转过去了，可能要进洞了。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徐宝山将一件簇新的棉袄飞快扔了下去。那棉袄如同一把雨伞，不偏不倚飞落在大蟒的头上，大蟒受惊，身子快速地摆动起来。几乎就在棉袄飘落下去的同时，徐宝山也来了个鹞子翻身，从大石头上纵身飞下，扑通一声不偏不倚落在大蟒身上。他死死抱住被衣服罩住的蟒头，摁在地上。激怒了的大蟒，用身子紧紧缠住徐宝山，缠得他喘不过气来。这是大蟒的一着绝招，如若被它缠住了，你就难以脱身。徐宝山不顾一切，将蟒头往旁边一块露着锋利棱角的石头上猛撞，这大蟒刚刚冬眠出洞，如同害过一场大病，浑身没劲。如若是暖天，你不要说一个徐宝山，就是两个三个徐宝山恐怕也难斗得过它。只见徐宝山左一下，右一下，一口气撞了二十几下，把个蟒头砸得稀烂，鲜血横流，弄得徐宝山满脸满身斑斑血迹。可大蟒虽然头砸烂了，身子还是死死缠住他，而且越缠越紧，缠得徐宝山气都喘不过来。徐宝山这时也已精疲力竭，脱不了身，脸色也变得惨白了。捏着一把汗的小兄弟们一看，大哥快要被大蟒缠死了，大喊一声：“快救大哥！”说着两个少年便老鹰展翅飞身跳了下去，七手八脚想将蟒身拉开，大蟒如同钢索一般，就是拉不开来。其中一个小伙子，听长辈人说过，蟒蛇缠身，只要用手指抠它的肛门，抠几下子它就松了。于是他把手伸到大蟒肛门里直绞。果然眨眼之间，徐宝山身子觉得松动了，猛地一挣，脱了出来。徐宝山为民除了一害，人人都把他当成英雄。

徐宝山虽然性格刚强，天不怕地不怕，就是非常害怕他的母亲，可他又非常孝敬他的母亲。他听说，生儿育女是一道鬼门关，母亲生他的时候大出血，出了三天三夜，人都死过去了，摆在停尸床上，棺材也买回来，准备入殓了。这时候，刚出世的宝山；

被人抱得来，最后看娘一眼。抱出来之后，他就哇哇大哭。怪呢，他这一哭，把娘哭活过来了。所以，徐宝山长大之后，深知报娘大恩，对母亲几乎是百依百顺，是方圆出名的孝子。

太阳已经歪西了，徐宝山的母亲看见儿子没有回来吃中饭，实在不放心，怕他在外头闯祸，便到私塾里去找他。走到庙门口，看见儿子的书包挂在石像上呢，晓得他又在哪里玩得忘掉时辰了。正在她焦急之时，忽然几个小伙子吭唷吭唷抬着大蟒过来了。母亲一眼看见扛着蟒头的是儿子宝山，只见他浑身上下血糊零落的，便责问他：“谁叫你学不上，去捉蛇的？”徐宝山怔住了，别的小兄弟还在一个劲儿地夸他是“擒蟒英雄”！可他母亲一听，更加来气，当即揪住徐宝山的耳朵将他拉回家。回到家中，母亲看见宝山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才做的新棉袄也弄得血迹斑斑的，实在气不过了，没有让他吃饭，叫他点了一支线香，罚他跪到大街心里，要等线香点完了，才让他起来。

徐宝山才跪了刻把钟，忽然一顶大轿吆五喝六地过来了。轿子里头坐的是丹徒县太爷崔雅山。前头开道的衙役看见有人跪在街当中，手上还拿着一支线香，以为是拦轿递状子的，便喝道：“你有什么冤屈？将状子快递上来！”

徐宝山回道：“我没有状子！”

“既然不是告状的，你因何跪在街心拦轿？”开道的衙役喝问。

“不用你管！”徐宝山横了他一眼，气势汹汹地回道。

“那你快让开，老爷的轿子来了！”开道的怒喝道。

“什么老爷不老爷，他算老几？呵，就是皇帝老儿来我也不让！”徐宝山说着，腰挺得更直了。

正说着，老爷的轿子到跟前了。老爷听说有人跪在街心不肯起来，便挑起轿帘一望，见是个十来岁的孩子，便问：“何人跪

在街心！”

徐宝山说：“我！小虎！”

老爷说：“哦，这名字可吓人！快说，你有什么冤屈？”

徐宝山说：“我没有冤屈！”

老爷说：“既然没有冤屈，那就让道呀！”

徐宝山说：“我才不让道呢！”

几个衙役一齐喝道：“呵，大老爷叫你让道都不让道，你好大的胆子！”

徐宝山头一歪：“老爷怎么样，不怕！要我娘叫我让我才让呢！”

衙役见到老爷叫他让道他都不让，便如狼似虎地上去一把揪住他的衣领，强行叫他让道。徐宝山一只手一推，把上来揪他的衙役推出去八丈远，哐地撞在墙上。衙役光火了，跳过来就要打徐宝山。崔老爷连忙阻止道：“且慢！”他问旁边围观的百姓：“这是谁家的孩子？”

有人对老爷说：“他是竹行的小开，是个孝子！”

老爷又问：“既是孝子，因何又要罚跪？”

有人抢话说：“他擒了条大蟒，衣服弄脏了，浑身上下都是血，娘生气了！”

县太爷几次张榜悬赏要除掉这条大蟒，也没有人能除掉。忽然听说面前的少年人就是赤手擒蟒的英雄，不禁惊叫道：“嗨呀，刚才有人来报，说山中的大蟒被擒住了，本县就是去看那擒蟒英雄和那条大蟒的，不想原来擒蟒英雄就是你小虎噢！嗨嗨嗨，你又是英雄，又是孝子，好好好，你就听你母亲的话，好好跪在这里吧，老爷我让你，老爷我让你！明天我派人将你接到县衙里去，犒赏你这位擒蟒英雄！”说着便叫轿夫抬着轿子绕过去了。

县太爷的轿子给徐宝山让道，又要将他接到县衙一番犒赏，

消息很快传遍镇江城，徐宝山也就成为要多风光有多风光的人物了。从此他索性把诗云子曰抛到脑勺后头去了，整天和小弟兄们练功习武，十天八天不归家。

一天傍晚，练功回家的徐宝山，从一条巷子里走过，看见一户人家一老一小两个女人在哭泣，样子非常伤心。年纪大的约莫五十开外，满脸皱纹，像核桃壳子；年纪轻的十八九岁，扎白头巾，穿白布鞋，一身重孝。他立刻停下脚步，上前问道：“请问大娘，你们二人，哭哭啼啼，因何如此伤心？”

大娘听见有人问话，抬起头来，望望面前站的是位魁梧少年，便泪水汪汪地说：“不瞒你少爷说，大娘我只有一个独子，眼巴巴拉扯成人，刚刚成家，不想几天之前他在大街上做买卖，遇到几个旗兵，抢他的东西，便和他们扳理，闹了几句口角，竟被旗兵丧心病狂地杀了。如今留下我们婆媳二人，像拔了毛的鸡，跳不起，飞不高，讨债的三天两头不离门，东门的财主发狠要把我媳妇拉去抵债。唉，我们如今弄得家破人亡，走投无路，想想命比黄莲还苦，所以伤心起来。”

徐宝山同情地说：“请问大娘，你家一古隆咚空多少债？”

老大娘心想：我空多少债碍你什么事，难道你能替我还！可是又一想，人家也是好心好意，顺水人情问问有啥关系。我若不回答人家，那就失礼了。于是便说：“空三十两银子！”

徐宝山一口答应道：“哦，三十两，小意思，明天早晨我将银子送来！”

第二天大早，老大娘和年轻媳妇才起身，徐宝山就将六只元宝送来了。昨天年轻媳妇只顾哭，徐宝山没有看清她的容貌。今天徐宝山一看这年轻媳妇，穿一身士林兰上衣，黑府绸长裤，头上扎一根白布带，脚上穿一双白布鞋，一张白皙皙、嫩泛泛的鹅蛋形脸上，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特别有神。啊，好一个下凡的

仙女！徐宝山真被这年轻的寡妇迷住了。

徐宝山前脚才进门，后头债主就一个一个跟上门了。

徐宝山问一个家住西门的高个子：“差你多少？”

“五两！”

“正好，给你一只小元宝。”

徐宝山又问一个家住东门的王矮子：“差你多少？”

“九两！”

“给你两只，余下的算你的跑腿钱！”

徐宝山又问另外两个人。其中一个姓张，胖得出奇，如同一头肥猪，人称张胖子；一个姓李，瘦得出奇，如同一只瘦猴，人称李瘦子。

张胖子说：“差我六两。”

李瘦子说：“差我四两。”

“好，给你们两只，十两，你们自己去分。”

几个债主打发走了，徐宝山将一只剩下的元宝往桌上一放，对老大娘说：“大娘，这只元宝留下你们用！”说完，他转身就走，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朝小寡妇看了一眼。

上门讨债的打发走了，老妇人心里有点不除疑。我与这少年一无亲二无故，见面不相识，你送这么多银子给我干啥？她刚想问问少年人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里，将来有了银子可以还他。抬头一望，少年人已经走了。老妇人将余下的银子叫媳妇收起来，嘴里叽叽咕咕对那少年千恩万谢。

却说那婆媳二人高兴了不到两个时辰，几个如狼似虎的捕役，将大娘和小寡妇五花大绑押到县衙门去了。

没有见过多少大风大浪的婆媳两个，不知为什么祸从天降，无缘无故被押到大堂上来，吓得双双跪在堂上；浑身如同筛糠一样。“你们二人姓甚名谁？家住何方？”老爷惊堂木一敲，喝问

道。

老爷一问，老妇人答道：“老妇娘家姓张，夫家姓王，该派叫王张氏，可邻居叫我王大妈，或叫我王奶奶；这是我家媳妇，娘家姓白，过门才几个月，我儿子就被旗兵无故杀了。我们婆媳二人，一向安分守己，从没干过半点坏事，不知老爷今日将我们捉来是何缘故？”

大老爷又是惊堂木一敲：“你们婆媳二人，狼狈为奸，所干何事，还不快快招来？”

婆媳二人齐声大喊：“啊呀，青天大老爷，我们婆媳从来不曾做过坏事，一身清白，冤枉啊！”

老爷忽地将一只白花花的元宝拿出来，朝婆媳两个面前一放，喝问道：“这元宝是哪里来的？”

老妇人一看傻眼了，支支吾吾地说：“这，这，这，我们婆媳两个确实不知道！”

老爷大怒道：“如不从实招来，一人六十大板！”

小媳妇眼看婆婆大汗淋漓，抖个不停，便抬起头壮起胆子说：“我们不是偷的抢的，是……”

不等小媳妇说完，老爷呼地从太师椅子上站起来：“不偷不抢，这银子从何而来？”

老爷见婆媳二人怔在那儿，回不出话来，便高声喝令：“将证人带上堂来！”

一声吆喝，一个胖子一个瘦子被押上大堂，双双跪在老爷面前。

老妇人和小媳妇一看带上来的正是早上讨银子的债主，不由得捏了一把冷汗，魂儿都吓飞了。要不是小媳妇扶住，老大娘就昏倒在大堂上了。

老大娘和媳妇二人万万没有料到，收了几只元宝，闯下这个

大祸。早知如此，不要说是几只元宝，就是金山银海我们婆媳两个也不会要的哎。

原来祸根就出在张胖子、李瘦子合分两只元宝的事情上。张胖子和李瘦子一人拿一只元宝请钱庄的伙计帮助分一下，一份四两，一份六两。他们哪里想到，这元宝正是官库夜里失窃的，县衙接到报案，正在追捕案犯，全城所有钱庄银楼都派了暗探坐镇，捉拿案犯。两个人进了钱庄，元宝才拿出来，便被暗探捉住了。二人被解到县衙里，老爷一问，便如实招了，说是一位姓王的老太婆还债的银子。于是，老爷立即派捕役将她们婆媳二人捉来审讯。

“人证物证俱在，还能抵赖？”老爷怒道。

事已如此，只有如实把事情交待清楚，求老爷宽恕。于是老太婆说：“老爷在上，听老妇从实招来。老妇命苦，儿子早丧，空下一身大头债。实因债主逼得太紧，我们婆媳二人借贷无门，急得抱头痛哭。后来有位少年先生，见我婆媳如此伤心，问清缘由，答应相助。今天一早他便送来元宝六只，五只还债，一只留作家用。老妇所讲，句句是实。”

老爷问年轻媳妇：“这老婆子讲的可是事实？”

年轻媳妇泪水涟涟地说：“婆婆所讲，全是事实，求老爷饶恕。”

老爷又问：“还有几只元宝被何人拿走了？”

老妇人答道：“一只给西门高个人还债，两只给东门王矮子还债，两只给张胖子和李瘦子还债了！”

“高个子家住何方？”

“西门街上京口布号。”

“王矮子家住何方？”

“王矮子住在甘露寺脚下，到附近一问，个个晓得！”

“还有一只呢?”

“老妇藏在家中。”

没有费多大工夫,六只元宝全部拿到堂上来了。老爷将六只元宝拿在手上一比,一模一样,纹丝不差,上面都有官库的记号。便问道:“送元宝的叫什么名字?与你家何亲何故?”

老妇摇摇头说:“老妇与他非亲非故,素不相识!所以不知姓名,家住何方。”

年轻媳妇又补充说:“他连板凳也没有坐,茶也没有喝一口,元宝一分就走了!”

“此人长得是啥模样?”

“他长得身高个大,方面大耳,说一口本地话。”

“哦!”老爷觉得怪啦,既然无亲无故,且又冒着风险偷来这些元宝,全送与她婆媳二人,连水也没喝一口,莫非是个侠客。不对呀,既是侠客,为何不去打家劫寨,却把头拎在手上盗窃官库元宝去解他人之危?这倒有点蹊跷呢!

原来离徐宝山家不远有座都天庙,庙不大,和尚也不多,传说这都天菩萨的五脏六腑是用银子做的。菩萨背后有个机关,打开机关,就看见五脏六腑。徐宝山心想,这菩萨是泥塑木雕的,要这银子心脏有什么用,何不偷来救济那可怜的婆媳二人?徐宝山说到做到。这天半夜,月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徐宝山悄悄来到都天庙门口,庙门铁桶似的关着,进不去。正在焦急之际,忽然发现院墙里面有棵广玉兰树,他便一个箭步,上了墙头,而后顺着大树下到地面,轻手蹑脚走到大殿门口。就在这时,从后面藏经楼传来阵阵骰拳的怪叫声。他伸头一望,原来是几个衙役模样的人围着一盏油灯在喝酒猜拳。大概喝到八成数了,一个个醉乎乎的。怪呀,这都天庙怎么有衙役把守的?就在这时,一个小和尚拎着裤子出来解洩,徐宝山急步上去卡住他的脖